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六十七回 再取印雷陳人山洞 尋出路巧遇鄒孟助

話說濟公救了雷鳴、陳亮回到行轅，張大人就吩咐排酒，濟公在席間把偷印的緣故說明。方說到中間，忽然張大人拍案大叫，連說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你們師徒三人白費心力了。」眾人大驚，連忙問其緣故。張大人道：「聖僧救了二位回來，眾人一味歡喜，倒把取印的事忘了。」雷鳴被他一提，這才從身邊帶的印匣取出來，放在案上。張大人見是原物，而且仍舊鎖著，原封未動，知道這個印在裡面，不勝大喜，忙叫左右速取鑰匙來。須臾取到，張大人取過在手，當著眾人面把匣兒蓋開了，向裡一望，不覺大驚失色，「啊啣」一聲。眾人不解緣故，忙問道：「張大人為著什麼失驚呀？」張大人道：「眾位瞧瞧！」眾人仔細一瞧，原來是塊石頭，並不是真印。雷鳴更是懊悔，說道：「吾當時悔不曾開過匣兒，瞧他一瞧。」濟公微微笑道：「你瞧了，不知真印的所在，也無可如何，只得把匣兒拿回來。」陳亮道：「師父就給占算占算，到底這真印在什麼地方？」濟公笑道：「不消占算，我知道就在那個山洞裡階石下面。要取也不難，你們眾人莫要慌亂，吾先把這偷印的道理說個明白，好使你們眾人得知。」張大人道：「方才師傅說到這怪物廣收徒弟，底下到底怎麼樣了？」濟公道：「他的收徒弟收得很濫哩，無論他什麼出身，只須成件東西，他就不管什麼，教他法術。你府上的怪物，起初本不是件活東西，是唐朝末年打碎下的一塊缸片。當時有個小學生，見他團團一塊，形狀極像人家的假面具。他就取支筆來，把他畫上眼睛兒、鼻兒、耳朵、嘴兒、鬍鬚。只因小兒用筆太劣，畫的部位三分是人，七分是鬼。後來玩了幾天，就把他丟去。他在地上沒人礙著他，年深日久，吸了日月精華，就成了精怪了。起初不過成功一個形像，還同煙雲一般，隨現隨散，日子一久，就漸漸結實，竟成一個有實際的東西了；只是他沒有根基，法術有限，從不敢出世欺嚇人家，不過在沒人之處自己玩玩。其後打探著這個獨角獸，知他肯收徒弟，就投在門下拜做師父。這個獨角獸凶狠異常，就教他出外嚇人。走到你們府中，他就揀了一間清靜房屋藏在裡面。日中則躲避眾人，夜分則出世嚇人，你府上的人愈見他懼怕，他愈得意，愈要嚇人。平素在你府上，見了有好東西好寶貝，他就偷盜出去，孝敬他師父，所以這個獨角獸極其喜歡他，極肯保護他，又教了他未卜先知的法術。這一回他算出你請吾來提他，他一著急，就跑到他師父那裡，一告訴，獨角獸說：『不要緊，你善於偷盜，只須把主人印信偷盜來，放在我洞中。張大人必定分外焦急，先叫他取印要緊，不去捉你了。』這些事情，都是吾占算出來的。」

張大人道：「他既把印信偷去，丟在山溪裡就是了，何必還要做這神通，溪中只丟一空匣，卻把真印擺在階石下面呢？」濟公道：「那，看這東西何等利害，他知道吾和尚頗有本領，必然占算出來，所以他把真印取出另擺一地方，卻把匣兒騙吾。殊不知吾和尚比他還利害，他在未擺之前，早已被我算著。」雷鳴聽到這裡，忍耐不住道：「師父既算出他真印不丟在山溪中，何必差我二人下去，吃這危險！」濟公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吾的用計？你若不下去把匣兒取上，他必然防吾知道真印地方，守住洞口，不肯出去。現在他知吾算他不出，他一放心，就奔往別處洞中，不再防吾。吾們只須到明天差一個人前去，翻開階石，取了來就是了。」陳亮道：「師父方才差吾二人前去的時候，怎麼如此秘密？現在就堂堂皇皇的說給眾人知道，不怕他知道嗎？」濟公道：「此物最靈，你只須說了一句話，他就會知道；只有一件，他的法術不能隔水，一隔水就不靈。現在他已奔過淮水到山東地面，投入金匱山去了，所以吾放著膽說給你們知道。」眾人聞言，這才大家明白。

說話之間，天已大亮，酒也吃完了，濟公叫過陳亮說：「你到山洞中，把真印取出。他裡面還有一個石匣兒，裡邊藏著大湖珠五百粒，內有八顆一顆是張大人府上的東西，被這缸片妖偷去孝敬的。你去取來，把張大人的東西還了他；餘下來的，請張大人散給昨天受水的人家，作為賑濟之用。」陳亮領命，出行轅一路走去。不到片刻，早到洞口，往裡一張，見洞中黑暗暗深不見底，恐怕另有毒物，不敢進去，在洞口之外，踱來踱去，心想：師父叫吾進去，斷沒差的。於是硬著頭皮，一逕進去。走了約有半里路，忽豁然開朗，別有一天，又走了半里，那路也更闊了，兩邊花木極多，都是異乎尋常，不常見的。又走了裡餘，遙見前面一座大殿，高聳雲霄。陳亮一想：這顆印必在這殿階石下面的，吾先把階石翻開，把印取在手中，然後再進去取石匣罷。主意想定，早已走至殿前，抬頭一望，見上面掛著一匾，上寫「唐仙聚處」四個大字，知道是唐時仙人聚處的地方。想罷，蹲下身來，把師傅吩咐的正中第三塊階石用刀翻開，果然下面掘著一洞，深約二尺許，一個黃方方的金印放在中間。陳亮取起來一看，見是篆文字，不是楷書，那裡識得？只得放在衣袋中，仍把階石放好，走上階沿，踏進殿門，見裡面金碧輝煌，雕樑畫棟，正中又掛一匾，是「自在堂」三字，旁邊一幅楹聯，上聯是：顧視清高氣深穩，下聯是：文章彪炳光陸離。款書「陳搏」。右邊壁上掛著一幅大雪景圖，中畫一人，騎著驢兒，走在板橋之上，其人頭戴風帽，手執酒壺，四面山頂之上都是雪，上題四句詩道：

昨夜西風起，今朝分外寒。

騎驢過谿澗，沽酒在征鞍。

下題：子公仿古。

陳亮自少練武，這些書畫都不甚經意，一回頭就往裡走，見後面又有一間後殿，東西各有配房兩間，那後殿雖然也甚軒敞，其中卻空無一物。陳亮知石匣在東配房，就逕奔東配房來，見裡面桌椅俱全，台上放著棋局一具，棋兒三三二個，仔細一看，見這些東西都是石塊磨成，異常光滑。心中覺得可愛，就把三三二個棋兒，都取來擺在胸前。又奔到後面，只見別無長物，只有一隻琴牀，擺在房之正中，牀上放著古琴一具，五弦俱備。向外，擺著一把椅子，面前列著一古鼎，鼎中餘香未盡，像方才有人彈過的一般。陳亮打著玩，跑上前去，用兩個指頭輕輕一撥，即鏗然作響，其聲清亮異常，也不像絲聲，也不像竹聲，也不像金聲，心中甚為詫異。但他此時只要尋覓石匣，別的事情都不在他心上，彈了一彈，就走開去，各處找尋。只因室無別物，不知石匣究在何處，尋了半天，並沒影響，心中未免焦躁。猛回頭，見琴牀下面有一個活落抽屜。陳亮心想：這石匣莫非就在這抽屜內？立時走上前動手抽他，焉知動也不動。仔細一看，原來裡面還有暗鎖鎖著。陳亮是綠林出身，無論什麼鑰匙他都帶著，立刻就從衣袋中取出一串大小相仿的鑰匙，去探那鎖。探到第三個，剛吻合，往裡一探，即時開了，這才把鑰匙帶好，用手抽開屜子，一看，果然裡面放著一個石匣，長約七寸，橫約五寸，有九寸厚，把石蓋揭開，頓時寶光耀眼，果然都是極大湖珠。陳亮也不及數他數目，就取出帶在衣袋之中。一想：兩件東西都已取到手中，吾就好回去繳令了，何必戀戀於此！倘然在此多延時候，那妖物一回來，就要走不脫身了。

主意想定，即時回身出來，走出殿外，忽然迷了原路，東走也不通，西走也不通，走來走去，仍在殿外。心中焦急，自念：吾若是走不出去，裡邊又沒糧食，豈不要活活餓死？一蹲身，就坐於階石上歇歇力。坐了片時，剛要起身再走，忽見外面有人咳嗽聲。陳亮一想：不好，必是怪物回來，吾不免避避他，待他走了進去，然後再走罷。正要尋個地方暫躲，那人已走進來了。陳亮一瞧，見是個五六歲的小和尚，面如滿月，膚白如雪，兩道細眉，一雙秀目，頭戴烏緞僧帽，身穿藍布衲，腰繫絲籙，足下白襪黃僧鞋，笑嘻嘻的在外面走進來。陳亮恐是妖物，就大喝一聲道：「小妖魔那裡來？快說實話，吾們好動手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從腰間亮出刀來。那小和尚聞言，哈哈一笑：「我是個人，不是什麼妖怪。你居住這洞裡，必定是個妖怪。」陳亮道：「呸！你休胡說，我是外面進來尋東西的。」小和尚道：「你既是個人，姓甚名誰？」陳亮道：「吾姓陳名亮，是濟顛和尚的徒弟。」小和尚聞言，就倒身下拜道：「你是濟師傅的徒弟嗎？我也要去尋濟顛和尚，求他收作徒弟的。」陳亮道：「你既要拜他師父，你就隨吾一同去罷。」小和尚說：「好。」二人正要出來，忽然狂風大作，走石揚沙，二人大驚失色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